

中华诗词学会

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

编

易行

主编

中华诗词的现在与未来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毛泽东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中华诗词的现在与未来

中华诗词学会 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 编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诗词的现在与未来 / 易行主编; 中华诗词学会,
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编.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 - 7 - 5068 - 3845 - 0

I. ①中… II. ①易… ②中… ③中… III. ①诗词—创作方法—中国—当代—
文集 IV. ①I207. 2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69124 号

中华诗词的现在与未来

中华诗词学会 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 编

主 编	易 行
责任编辑	赵安民 钱 浩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53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 sina. 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2. 5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 - 7 - 5068 - 3845 - 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华诗词的现在与未来》编辑委员会

主 任:郑欣淼 李 捷

副主任:郑伯农 李文朝 董学文

委 员:郑欣淼 李 捷 郑伯农 李文朝

董学文 易 行 孙东升

主 编:易 行

编 辑:李葆国 何云春 田力耕

目 录

毛泽东诗词的当代价值与历史地位	李 捷(1)
毛泽东诗词的浪漫主义艺术	陶文鹏(6)
思接千载 视通万里	罗浩波 张海燕(17)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光辉体现	季 琛(56)
论《沁园春·雪》	周啸天(63)
毛诗与鲁诗	吴欢章(74)
诗要用形象思维	兰书臣(85)
毛泽东诗词是当代诗词创作的典范	易 行(96)
从唐人殷璠“神来、气来、情来”说看诗词创	
作中的情理趣	卢盛江(119)
诗词中的情、理、趣浅说	胡迎建(132)
“理障”与“理趣”	任遂虎(145)
以情动人,以趣言志,以理谋篇	楼晓峰(152)
浅析近年《中华诗词》发表的几类理趣诗	
及其启示	周文渊(160)
当代诗词要突出写人物	杨小源(165)
人皆可以为李杜	钟振振(173)
体制并存,作者合流	钱志熙(177)
当代诗词的审美取向与标准	宋湘绮(188)
比兴之当代运用	袁忠岳(197)
讽刺诗向谁学习	盛海耕(204)
浅说诗词的借句、偷句和抄袭	星 汉(210)
诗词的时代担当	赵京战(220)
浅谈新诗和旧体诗的比翼双飞	杨逸明(226)

隽永甘芳哲理诗	沈华维(237)
保有核心力量 提高创新质量	王子江(243)
军垦伟业——诗词创作的不尽源泉	万拴成(251)
浅谈诗歌的气场	李增山(259)
关于中华传统诗词的创新浅析	曾信祥(265)
汲取经典营养 提高创作水平	李一信(275)
当代诗词流派初论	高 昌(282)
把握诗词创作中的逆向思维	刘庆霖(290)
论诗的个性	黄小甜(298)
关于白话入诗的思考	宋彩霞(309)
当代诗词如何反映现实与出精品之我见	魏 维(320)
试论新田园诗的意境创造	华彤庚(328)
中华诗词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	田再玉(336)
为何要写格律诗词	王芷斌(341)
编后	易 行(350)

毛泽东诗词的当代价值与历史地位

李 捷

毛泽东诗词在中华诗词发展史上占有独特而崇高的历史地位，直至今日对中华诗词发展仍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试论如下：

第一，毛泽东诗词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中华诗词艺术的集大成者。

毛泽东诗词的问世，开创了中华诗词发展的变革期。它很好地解决了五四运动所不能解决的继承传统与发展创新的辩证关系问题，既集中华诗词优秀传统之大成，又开创了一代新诗风。毛泽东诗词严守诗词格律，又自成风格，融继承与创新为一体。毛泽东诗词有所偏爱，又博采众长，汇百溪于一川。毛泽东诗词妙于用典，又朗朗上口，集典雅与通俗于一身。毛泽东诗词以其成功实践，证明了中华诗词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只要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同样能够用古老的表现形式艺术地表现时代新内容，发出时代风貌和当代精神的诗坛最强音。

第二，毛泽东诗词秉承和拓展了中华诗词“诗言志”的优良传统。

自古以来，“诗言志”始终是中华诗词的传统。毛泽东诗词，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把它发扬光大。这集中地体现在将“志”的内涵进一步扩大。一是将时代内容注入“志”中，使旧体诗词表现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时代内容，成为真实记录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辉煌史诗。二是将个人情感、个人情怀融入民族的和人民的情感和情怀之中，完成了传统诗词境界由“小

我”向“大我”的飞跃。三是在很多情况下将婉约与豪放熔于一炉，融通各派，不拘一格，极大地拓展了旧体诗词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在“诗言志”的“志”上的这三点突破，奠定了毛泽东诗词在当今中华诗词发展史上崇高地位，奠定了毛泽东诗词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诗的独特地位。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诗词自公开问世以来，吸引了无数的研究者的目光，一时出现了“注家蜂起”的盛况。可以说，毛泽东诗词公开发表的历史有多长，对毛泽东诗词研究的历史就有多长。这成为诗坛上引人瞩目的现象。

第三，毛泽东诗词在诗词意境上也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诗词，一定要有意境。在古往今来的中华诗词当中，毛泽东诗词的意境恐怕是最为宏大而深邃的。毛泽东诗词独特的意境美，使许多研究者为之倾倒，为之神往。请看：“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沁园春·雪》）这是何等气象万千、瑰丽壮观，何等婀娜多姿、姹紫嫣红！

再请看：“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念奴娇·昆仑》）真是气贯长虹，由今日壮景直击历史记忆，由自然气象直抒人间哀怨！

论说战争，最典型的如：“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菩萨蛮·大柏地》）这些意象，完全摆脱了传统的塞上诗词与征战诗词的意境，给人以自然宁静和平的景象，既体现了作者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也体现了作者通过正义战争消灭非正义战争、要给人民带来和平幸福生活的愿景。

赞颂建设，最典型的如：“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这些意象，既有来自眼前的实景，更有理想中的梦想，并且借助于中华文化中美妙

的传说，令人遐想无限。天上人间，融为一体，这不正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吗！

第四，毛泽东诗词在思想深刻性上同样前无古人。

诗词，一定要有思想。在古往今来的中华诗词当中，毛泽东诗词的思想恐怕是最为浓郁而悠长的。为了说明这个特点，我们不妨用上面所引的同一首诗词来举例。同样是《沁园春·雪》：“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里面，纵贯华夏历史，厚今薄古，谁能有如此的勇气！有人说，这是“作者的帝王思想作祟”。其实，作者本人早在1958年12月就对此解释过：“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呵！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同样是《念奴娇·昆仑》：“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对此作者也有自解：“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一方面，要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任务；另一方面，在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又要联合包括侵略过中国的英美日等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以德报怨，而不是以怨还怨，这样才能给世界带来和平。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

第五，毛泽东诗词创作为中华诗词紧跟时代和历史发展步伐而实现其当代价值铺平了道路，创造了条件。

近代以来，中华诗词同中华文明一样，面临着时代发展的考验。这种旧的艺术形式，还能不能跟上时代脉搏，跟上历史发展进步的潮流，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获得新生。这是一个沉重的而又不能回避的课题。毛泽东诗词的问

世，使得中华诗词发展获得了新生。

毛泽东诗词紧扣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步伐，与人民、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奏响了一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凯歌，形成了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革命的史诗，彰显了中华诗词的现代性，在中华诗词发展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毛泽东诗词曾经达到家喻户晓、雅俗共赏的程度，推动了中华诗词的空前普及，也使世人对于中华诗词的当代价值刮目相看，彰显了中华诗词的群众性，为中华诗词在新时期的大发展铺平了道路。之所以如此，得益于毛泽东独特的文艺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第一次把人民的主体地位贯彻于文艺创作理论之中。文学艺术的源泉来自人民实践，文学艺术的鉴赏主体是人民大众，文学艺术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同样也离不开人民大众。

正是秉持这样的宗旨，毛泽东诗词也把人民作为自己讴歌的对象。那些脍炙人口、诗意隽永的毛泽东诗词名句，无不把人民群众和人民时代作为赞颂的对象。例如：“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赞颂的是跟随中国共产党闹革命的工农群众的无穷力量。“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歌颂的是无产阶级站在社会发展潮头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先锋作用。“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感叹的是人民群众在旧社会的悲惨命运。而“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感慨的则是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的主力军作用。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便是《贺新郎·读史》。这首不朽诗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群众观点来重新审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以优美的艺术语言再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第六，毛泽东在其长期的诗词创作实践中留下了许多发人深思的诗论，对今天中华诗词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毛泽东在诗词创作和赏诗品诗的过程中，在研读中国古代诗论作品的过程中，在思考和议论中华诗词发展方向的过程

中，萌发了许多心得体会。这些心得体会，有些是通过批语、信札表达出来，有些则是在同友人、学者、领导干部的交谈中表述出来，还有些是在讲话、插话中谈及的。这些珍贵的历史材料，有的是文稿，有的是谈话讲话记录，有的还散见于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回忆录中，构成了毛泽东诗论。毛泽东诗论和毛泽东诗词一样，为中华诗词的当代创作和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方法论、创作论指导，弥足珍贵。长期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产生了许多重要成果，保留和整理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毛泽东诗论，总结出中华诗词发展带有规律性的认识。例如：“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然其中亦有比、兴。”“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尽管他不提倡在青年人中间推广旧体诗词，但对旧体诗词的发展依然寄予厚望，提出许多富有启发的见解。这些，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中华诗词繁荣发展，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在当今出现信仰危机、诚信危机的情况下，毛泽东诗词作为中华诗词的杰出代表，在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境界，坚定人的理想和信仰等方面，具有其他艺术表现手法难以企及的作用。我衷心地期望中华诗词创作队伍、研究队伍同毛泽东诗词研究队伍携起手来，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净化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

毛泽东诗词的浪漫主义艺术

陶文鹏

毛泽东在谈中国诗歌创作时指出：“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但他对浪漫主义更情有独钟。他高度评价屈原是中国古代“第一位有创作个性的诗人”、“古代的天才歌手”，（《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又说：“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在1958年1月16日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诗要学“三李”（唐代诗人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搞点幻想”一语中的，抓住了浪漫主义的主要艺术特征。诗歌离不开想象，没有想象就没有诗。毛泽东强调“诗要用形象思维”（毛泽东《致陈毅》（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想象即是形象思维，是诗人在知觉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新的综合而创造出新形象的心理过程。诗人艾青说：“想象是思维织成的锦彩。”（艾青《诗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想象包括联想与幻想。联想是由此及彼或由彼及此的想象。艾青说：“联想是由事物唤起类似的记忆；联想是经验与经验的呼应。”“联想是情绪的推移，由这一事物到那一事物的飞翔。”（艾青

《诗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而幻想，则是诗人以社会或个人的理想、愿望以及个人的主观感受为依据，对还没有实现或根本无法实现的事物的想象。它是经验由未知之进发，是突破时空限制的回忆或预见，是超越现实的奇思妙想或梦想，是虽悖常理，却更合情，而且最能表达诗人强烈主观情感的形象思维活动。联想和幻想都是诗人情思飞扬的翅膀，但幻想比联想飞得更自由、高远，并且闪射出一般联想所无的迷人的奇光异彩。因此可以说，幻想更多是属于浪漫主义诗人的，幻想是这类诗人天才的标帜。从古迄今，许多才华横溢的诗人，正是凭借神奇瑰丽的幻想，创作出令人心驰神往的浪漫主义诗篇。

毛泽东是胸怀远大理想的革命家，他有浪漫的个性气质和超凡的想象力、幻想力，又有高超的诗歌写作艺术才能，是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在构思、创作诗词时，“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中华书局 1980 年版），“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区之区”（刘勰《文心雕龙·物色》，同上），“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陆机《文赋》，同上），“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同上）。他的幻想，大胆、丰富、奔放、美妙、神奇，富于诗情画意和艺术独创性。他展开幻想的灵翼高高飞翔，随心所欲地运用拟人、拟物、比喻、夸张、变形、象征、暗示等表现手法，创构出千姿百态的、现实世界所无而情感世界所有的幻象，营造出一个个雄奇绚烂的浪漫主义诗境。

毛泽东是感情极丰富的诗人，“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中华书局 1980 年版）。他在飞腾幻想创构幻象时，总是激情充沛，将主观情思融注入他所幻想、捕捉的客观物象之中。因此，他的诗词中的幻象，都饱含情意，饶有生气、灵气与壮气，跃动着生命的活力。例如，1925 年他从韶山南下广州经过长沙填的《沁园春·长沙》，词的上片描绘湘江、橘子洲

和岳麓山秋景：“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廖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十年后，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准备东渡黄河。这时，他又写了一首《沁园春·雪》。词的上片展现北国雪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这两段写景，前后遥应，都是作者的激情引发想象，再飞腾幻想，使意象化实为虚，由真入幻。《长沙》中的“看万山红遍”以下四句写山、林、江、船，动静相生，色彩映衬，意境清丽而壮阔，洋溢着作者对故乡山水、斑斓秋色的无比热爱与赞赏之情。接下去三句，作者描写山鹰飞翔，好像是冲击长空；鱼儿游于清澈的水底，也宛若鸟类在空中翱翔；而众多静态或动态的生物，都在这高爽的秋天竞争着自由活动。‘击’、‘翔’、‘竞’三个动词，生动有力地传达出作者在幻想中的独特发现和感受，比起先前的实象来，更有生气、灵气、壮气，又增添了耐人寻味的象征意蕴。读者从中不难感悟到：它们正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广大工农群众以冲天豪气掀起中国革命高潮的形象写照。《雪》词中写的北国雪景，吴欢章先生分析其包含了三个层次：开篇到“顿失滔滔”是第一个层次，展现一种雄浑苍莽的景象，创造一种静穆旷远的境界；“山舞银蛇”三句是第二个层次，着重表现一种动态的美，创造一种洋溢着生机的灵动的境界；“须晴日”三句是第三个层次，以暖色调写出雪后江山的妩媚的美，和前两个层次构成鲜明的对照（吴欢章《雄视千古——读〈沁园春·雪〉》，吴正裕主编《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吴先生的赏析细致精彩，深得我心。笔者从幻想飞腾与幻象创造的角度来看，雪山、高原是无生命、静止不动的，但毛泽东凭借幻想，运用比喻和拟人化手法，描绘雪山舞动银蛇，高原像蜡象一样奔驰，它们还要与天公比试高低，这就不仅是化静为动，更是

变无生命为有生命，又有雄心壮志。比起前一首的“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来，幻想更大胆神奇，幻象也更雄伟壮阔，充沛着无比强大的生命力，作者的勃勃英气与浪漫豪情也喷礴纸上。而“须晴日”三句写红日与白雪互相映照，看上去好像穿红艳服装的美女裹着白色外衣，分外娇媚。柔美的幻象与壮美的幻象对比映衬，表现了北国雪景的多姿多彩，抒发出作者对于祖国山河热烈深沉的爱情，也显示作者活跃、丰富、奇妙的联想与幻想能力。概言之，毛泽东这两首《沁园春》词，歌颂人民大众为主宰历史的风流人物，礼赞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在艺术表现上把联想与幻想、实象与幻象、崇高与优美融为一体，开千古未有之新境界，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篇章，也是作者本人最为满意的词中双璧。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高瞻远瞩，有大眼光、大胸襟、大气魄，所以他飞腾幻想创造出的幻象和幻境大多数雄伟壮美，具有崇高感和大气象。以《十六字令三首》为例。这三首小令词都以山的形象表现红军不怕艰难、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其一云：“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此首极力夸张山之高峻，但仍非幻象。其二云：“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侧重写山连绵起伏之势，作者已由联想展开幻想，通篇描绘群山如倒海翻江，巨澜怒卷，万马奔腾，鏖战犹酣。作者点化了唐代岑参的“连山若波涛”（《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更点化了南宋大词人辛弃疾的“青山欲共高人语，联翩万马来无数”（《菩萨蛮》）和“叠岭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沁园春》），但比岑、辛之句景象雄伟，动感强烈，气势浩大。其三云：“山，刺破青天锊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此首写山，已妙用了“曲喻”，即是以此物与彼物相似的一面作比，然后从喻体形象出发，进一步发挥奇特想象，写出与本体形象毫不相似或其无力做到的一面。可见，曲喻已是幻想的表现形式。山锋状如剑锋，那就可以刺破青天；剑的质地坚韧，故刺破青天，它竟丝

毫无损。作者认假作真，妙想联珠。接下去两句，更是幻想与幻象。天是不可能堕的，作者竟幻想天要堕下来，全凭着砥柱般的大山支撑着。古代不乏把山比作倚天长剑之作，如李白“擢倚天之剑”（《大猎赋》），辛弃疾“倚天万里须长剑”（《水龙吟》），却从未有人写出“刺破青天锷未残”和“天欲堕，赖以拄其间”之句，这是毛泽东的神来之笔，足以雄视千古。这两笔凸显出大山拔地擎天的神采、气度，使其具有力的崇高感和诗的象征性，成为红军战士群体与无产阶级革命家顶天立地英雄气概的形象显现。读之令人心灵震撼，又浮想联翩，回味无穷。

《念奴娇·昆仑》更是毛泽东的浪漫主义杰作。起笔“横空出世”四字，就跃现出高大巍峨的昆仑山，有石破天惊的气势。“阅尽人间春色”，以人世沧桑衬出昆仑山的古老，并将其拟人化，幻化为历史巨人。“飞起玉龙三百万”等五句，表现昆仑山披冰盖雪的壮观，又写出它的高寒多雪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从而引出作者的深思与提问：“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词的下片，作者与昆仑山直接对话，指令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进而写自己要抽出倚天长剑，把昆仑裁为三截，分赠欧、美，并归还东国，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使“环球同此凉热”。作者通篇飞腾浪漫主义的幻想，运用拟人、夸张、比喻、象征等表现手法塑造的昆仑山形象，莽莽苍苍，雄伟磅礴，既有巨大的正能量又有负面影响，意蕴丰富、复杂、深邃。千秋诗史上，从未崛起过如此崇高壮美的山。同时，这首词也凸显出抒情主人公——一个为实现全人类解放而与大自然为友，并为其兴利除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他比昆仑山更高大，更有威力。此词意象雄奇，豪情洋溢，境界高远。古今咏山词多若繁星，却未有其匹。

应当补充说明，毛泽东诗词中的浪漫主义意象，并非都是宏伟巨大的。有时，为了更含蓄更有诗意地衬托出人的精神力量，毛泽东也凭借浪漫幻想巧妙地化大为小，缩龙成寸。例如《七律·长征》诗的颔联：“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

丸。”描写红军在山中快速行进，绵延起伏于赣、湘、粤、桂四省之间的险峻五岭，在红军眼中好像是水面吹起的细小波浪；而气势雄伟的乌蒙山，在红军看来也只不过是滚动着的渺小泥丸。这两句诗，在大与小的强烈对比反衬中有力地表现出红军敢于挑战高山大岭的精神力量，真是幻象新颖，奇趣盎然，诗味浓郁。南宋大诗人陆游有一首七绝《过灵石三峰》，咏赞浙江江山县的江郎山，诗云：“奇峰迎马骇衰翁，蜀岭吴山一洗空。拔地青苍五千仞，劳渠蟠屈小诗中。”拔地千仞的高山，被诗人略施小技，让它自觉屈身缩小，进入小诗之中。多么奇特、灵活、风趣！毛诗与陆诗都有“纳须弥于芥子”的奇思妙想，但两相比较，陆诗“劳渠蟠屈”尚带人为之迹，诗意显露；毛诗“腾细浪”与“走泥丸”表现幻觉意象并使其直接呈现，作者并不说明，就显得更自然、含蓄，诱人想象，耐人寻味，胜于陆诗。

毛泽东既擅长从客观大自然的山、水、花、鸟和风、云、雨、雪中触发诗意的联想与幻想，也善于从古代神话传说、神仙人物和古代的游仙诗、送神曲、咏梦诗乃至寓言中获取灵感，创造浪漫幻象和幻境。他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是一首悼亡词，悼念亡妻杨开慧和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烈士，就大胆地采用了游仙的形式来表现。此词仅首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明白道出悼亡之意，从次句起即飞腾浪漫幻想，巧妙地将杨、柳两位烈士的姓氏转化成自然物杨枝柳条，用来象征他们的忠魂；随后继续展开幻想的灵翼，把象征着烈士忠魂的杨柳直送到九重云天之上；进而描写烈士的忠魂向月中仙人吴刚问候和讯问，吴刚捧出桂花酒热情款待他们。月宫里的女仙嫦娥寂寞千年，此刻见到来客非常兴奋，对他们表示热烈欢迎和由衷敬意，舒展宽长的彩袖为他们翩翩起舞。忽然，听到“人间伏虎”的捷报，两位烈士、嫦娥、吴刚顿时都高兴得喜泪迸涌，化成了倾盆大雨，从天宫飞泻到人间。因为采用了游仙形式，这首词打通了天上人间、仙凡之隔，展出了月宫中一幕幕美丽动人的戏剧场景，创造了烈士忠魂的形象，也使神话中的嫦娥